

生态新歌

湿地鸟影

■赵应任

冬日的伍姓湖湿地,天很冷,但仍未冰封。抬头遥望,到处是灌木、乱石、枯草。满目苍凉,一片萧瑟,没有生机。通向湖心的小路弯弯曲曲,蛇行一般。路面上覆盖着豆粒般的碎石子,绿的,白的,黑的,绛红色的。徒步走过,鞋底和碎石摩擦发出啦啦、啦啦的声音,手撕绸缎般刺耳。

小路两边是枯黄的野草和荆棘。稍不留神,鞋子和裤腿就会被蹭到。小路南边,是外滩,水深一米有余。水中有大片大片的芦苇和水蓬草。不过这些在夏季里疯长的、十分茂盛的植物,此时像已步入暮年的老人,骨瘦嶙峋、灰头土脸。

不远处的一丛芦苇荡里,缓缓游出几十只野鸭。它们像小船一样轻盈地向前遨游着,不时将头伸进湖水里捕捉食物。我弯腰捡起一块碎石朝湖中投去,这时,只听哗啦啦的一声,受到惊吓的野鸭从水面跃起,先是径直冲上天空,然后平行飞行。嘎嘎嘎的鸣叫声,从高空砸下,声波在水面,在芦苇荡,在灌木丛回荡着。

可以说,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,凡是有湖泊的地方都有野鸭的身影。它们是湖泊中的常客。野鸭是水鸟的典型代表,野鸭属鸟纲、雁形目、鸭科;其数量非常多,是多种野生鸭类的通俗名称,有十余个种类。野鸭能长途迁徙飞行,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时速110公里。雌野鸭体型较小,体长50厘米至56厘米,体重约1千克;雄野鸭全身为黑灰色绒羽,脸、肩、背和腹有淡黄色绒羽相间,喙和脚灰色,趾爪黄色。狭义的野鸭是绿头鸭,人工养殖三代以上可以食用。广义的野鸭还包括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虽然时令已经进入冬季,但此刻看到野鸭,便会想起苏轼那首著名的诗《惠崇(春江晚景)》:

竹外桃花三两枝, 春江水暖鸭先知。 蒹蒿满地芦芽短, 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苏轼这首诗当时是为惠崇的《春江晚景》画作所题。惠崇是北宋的一个和尚,又是著名的画家和诗人。苏轼因为懂画、会画,所以他能紧紧抓住惠崇这幅《春江晚景》的画题画意,仅用桃花初放、江暖鸭嬉、芦芽短嫩等寥寥几笔,就勾勒出了早春江鸭的优美画境。尤其令人叫绝的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这一句,他把画家没法画出来的水温冷暖,

描绘得如此富有情趣、美妙传神!苏轼这首诗是描写春景野鸭戏水图,接下来陈与义这首《题唐希雅画(寒江图)》却是描写寒冬野鸭迟暮不知归的晚景:

江头云黄天雨雪, 树枝惨惨欲欲折。 耐寒野鸭不知归, 犹向沙边弄羽衣。 黄茅母日不自力, 影乱弱藻相因依。 惟有苍石如卧虎, 不受阴晴与寒暑。 舟中过客莫敢侮, 闲伴长江古今古。

陈与义是北宋著名诗人。这首题画诗,主要是描绘画面景象。“江头云黄天雨雪,树枝惨惨欲欲折”两句直扣画题,写寒江景色。《宣和画谱》卷一七称唐希雅“喜作荆樾林棘,荒野幽寻之趣,气韵萧疏,非画家之绳墨所能构也”。此处画家所绘正是其所好,有萧飒的荒野,有被凛冽的寒风一点点吹走生命力、随时都可能断折的枯木。可是在这样寒冷的江边,“耐寒野鸭不知归,犹向沙边弄羽衣”,似乎根本不把寒风朔雪放在眼中。在萧飒的冬日里,它们都失去了往常的活力,黄茅只能随风乱舞,水中的弱藻亦只能在黄茅零乱的倒影中随波漂浮,完全没有了自主力。诗的最后四句写江边的苍石,只有它,永远保持着自己的品性,无论阴晴寒暑,始终巍然如卧虎,凛凛有生气,和寒江一起历经千古,任人评点。

有微风从湖面掠过,湖中小岛上,有几只白色的鸟在鸣叫,一会儿便腾空飞跃,在湖的上空盘旋着。朋友说,那种鸟在当地被称为“老等”。

“老等”学名其实叫苍鹭,是鸟纲、鹭科、鹭属的一种涉禽,也是鹭属的模式种。头、颈、脚和嘴均甚长,因而身体显得细瘦。其上半身主要为灰色,腹部为白色。成鸟的过眼纹及冠羽黑色,飞羽、翼角及两道胸斑黑色,头、颈、胸及背白色,颈具黑色纵纹,余部灰色。幼鸟的头及颈灰色较重,但无黑色。虹膜黄色,喙黄绿色;脚偏黑。其叫声是深沉的喉音呱呱声及似鸭的叫声。

苍鹭一般栖息于江河、溪流、湖泊、水塘、海岸等水域岸边及其浅水处,性格孤僻,严冬时节在沼泽边常可以看到其独立寒风中。苍鹭在浅水区觅食,主要捕食鱼及青蛙,也吃哺乳动物和鸟。

由于苍鹭生性懒惰,不像其他鸟类捕捉食物是主动出击,而是单独行动,发现水域有鱼类或者青蛙一类时,会站在距离食物很近的地方,等待机会。一旦鱼类或者青蛙露出水面,它才像猫捉老鼠一样,立即出击捕捉。由于它这种习性,人们称它为“老等”。朋友说,苍鹭一般不像其他鸟类成群结伴,而是喜欢单飞,最多雌雄相伴。苍鹭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。

苍鹭很早就已经“飞进”古代的诗词里。宋代陆游有一首描写苍鹭的诗:

翅翼, 让他的阴影远在白云之上, 蓝天之下。 一片白之间的黑, 是否掀起一层层微澜? 棋局与格局的变幻, 也许人生还是一成不变。 一只苍鹭, 进入与人无争之境, 侧目而视之中, 像饥渴的鹰。 以风为舞, 以水为伴, 一遍遍巡礼。 它天生的傲气, 在众人头顶之上, 有着逼压的阴影。 为何落了伍? 受了伤或被它的族长流放? 从此,浪花与风雪弥漫的长天, 都是它的故乡。

是啊,白云间,蓝天下,那广阔无垠的天地亦是它生息的疆土。那一片片江河与湖泊任其自由翱翔、任意驰骋。它在风中舞蹈,在水中沐浴。优越的环境锻造了它傲视群雄的意识,久而久之,离群索居,被同族弃之。好在还有故乡那一方热土,为它抹平心灵的创伤。

人啊,白云间,蓝天下,那广阔无垠的天地亦是它生息的疆土。那一片片江河与湖泊任其自由翱翔、任意驰骋。它在风中舞蹈,在水中沐浴。优越的环境锻造了它傲视群雄的意识,久而久之,离群索居,被同族弃之。好在还有故乡那一方热土,为它抹平心灵的创伤。

人啊,白云间,蓝天下,那广阔无垠的天地亦是它生息的疆土。那一片片江河与湖泊任其自由翱翔、任意驰骋。它在风中舞蹈,在水中沐浴。优越的环境锻造了它傲视群雄的意识,久而久之,离群索居,被同族弃之。好在还有故乡那一方热土,为它抹平心灵的创伤。

人啊,白云间,蓝天下,那广阔无垠的天地亦是它生息的疆土。那一片片江河与湖泊任其自由翱翔、任意驰骋。它在风中舞蹈,在水中沐浴。优越的环境锻造了它傲视群雄的意识,久而久之,离群索居,被同族弃之。好在还有故乡那一方热土,为它抹平心灵的创伤。

鹤雀楼

给妈妈梳头

新的一年
■晓寒
童年的铁环
滚在地平线上
刚诞生的日子
从头到脚都是新的
沉闷的冬
需要一支窜天猴来爆响
圆圆的红红的灯笼
诠释目光中的暖意
春在咫尺
雪花是多情的礼花
山开始青了
水开始绿了
抬起走向远方的脚步
每一步
都落在春的肩上

给妈妈梳头
(农民画)
卫爱良 作

走近天鹅湖

■张汉东

走近天鹅湖
这是在朔风凛冽的寒冬
湖畔上的草木已不再滴翠满绿
偌大的湖面却还未戴上晶亮的水镜
双双灼热的赏景目光朝这里喇喇地射来
只只天鹅披着霜霰正闪亮着银雪的身影

走近天鹅湖
这时湖畔正吹拂着爽人的风
湖两岸的草木正噌噌喊长
翠鸟们嘹亮着悠扬醉美的歌声
那宽阔无垠的湖面是那般明亮
双双焦灼的眸子搜索着天鹅们的身影
可天鹅早已按时令展翅飞向远方
鸟信来年今日定与你再度相逢



一床印有卡通娃的棉被

■苏夏

冬日的暖阳
穿过窗户
扑倒在有蓝色卡通娃的被子
温暖如妈妈的柔手
多年前
妈妈亲手缝制的这床被
随我
一起出嫁
天凉了,盖在身上
天热了,放在床边
从不束之高阁
看着这床被子
慈祥的太阳就在心中
升起
柔软的芳草长满全身
我对这床被子的挚爱
感染到了我的宝宝
她俯身抱住被子
不断地亲吻
小嘴喃喃自语
被子上全是妈妈的味道

新的

新的
■晓寒
童年的铁环
滚在地平线上
刚诞生的日子
从头到脚都是新的
沉闷的冬
需要一支窜天猴来爆响
圆圆的红红的灯笼
诠释目光中的暖意
春在咫尺
雪花是多情的礼花
山开始青了
水开始绿了
抬起走向远方的脚步
每一步
都落在春的肩上

角落里的收音机

■山村

我总会在不经意间感觉到现在的生活节奏变得非常快,日子一天一天在忙碌中过去,却又说不出到底忙了些什么。直到我看到了很多年前买到的那台收音机,过往的回忆汹涌而来,我隐约地想从那些过去的片段中握住些许线索。

那时,很多的休闲娱乐时光都消磨在电视上、报纸上和收音机里。我尤为喜欢收音机,因为方便携带,眼睛也不用时刻盯着。无论坐在院子里,还是躺在床上,抑或站在屋顶看星空,身边总有收音机的声音陪着我,驱赶着疲惫、无聊与寂寞。

我拥有过好几台收音机,印象最深的那台收音机是我的一个哥在他上大学前送给我的。我们住在同一个家属院,那时还在上初中的我被他家的狗咬了,各种阴差阳错之下,我和他成为了还算不错的朋友。和他家狗的“热情”不同,他是个挺冷淡并且很怪的人,用现在的流行语描述就是“技术宅”+“社交恐惧症”。

我没有见过他的其他朋友,但是他有一屋子的书,他很平静地说,这些书都看过了。我看着我未满18岁的他戴着最少1000度的厚厚的眼镜,没有任何怀疑就相信了。有一次,我的收音机摔坏了,我拿去给他修。他告诉我,他知道哪里坏了,但是没有零件替换。看到我略有些失望,他利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直接给我手工DIY了一个。是的,没错,他自己给我做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。第二天,他把收音机送给我时,还附赠了一本书《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制作》,说我看懂了这本书也可以自己做。之后不久,他就去了大学,后来我也搬家了,最后一个有关他的消息是在邻居阿姨们的“择菜座谈会”上听说的。他在大学里读书,不会自己洗衣服,每个月,他妈会去学校一次,专门去洗他的衣服。再后来,那个手工制作的收音机也坏掉了,而我一直也没学懂那本《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制作》。

收音机里的节目丰富多彩,新闻、评书、音乐、访谈等等,各式各样的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我相对单调的业余生活。有些节目内容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,记得有段时间电台总放俄语歌曲,很多歌曲曲调就被我记住了。后来,我遇到一个爱拉手风琴的俄罗斯大爷,听到我竟然能随

至味清欢

冬天的烤红薯

■韩喜申

西北风呼呼地吹,吹呀吹,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。又是一个冬季来临。这是测试人体质是否耐寒耐冻的季节,也是考验人意志是否坚韧不拔的季节。有的人逃避寒冷,在温暖的家里消磨时光;有的人喜爱户外运动,加强体育锻炼,身体愈练愈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活法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。还有的人在冬天里尽情享受自己的美食,让中国美食文化在冬季发扬光大,代代相传。

走在县城南关的稷王路,有一流动小摊的小喇叭播放着有节奏的声音:“烤红薯,烤红薯,热腾腾的美味红薯……”小喇叭播放的声音,勾起人的味蕾,一股香喷喷的薯香乘着寒风漫延,吸引我向着小摊走去。眼前是一个用铁皮油桶改制的烤红薯炉具。摊主掀开炉盖,炉内储存的烤红薯热气,裹挟着熟薯的浓香争先恐后地向外急速扩散,那白色的蒸气、特有的烤红薯香味传向远方。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吸吮着扑鼻的薯香,如痴如醉,毫无顾忌。“老板,称两个红薯。”接过烤得有点焦糊的红薯,急切切掰开,烧得我左手传到右手,右手又传到左手,好烫呀!那甜甜的、绵绵的柔香在脸前回旋,胃口顿然大开。把细柔冒香的薯心吞下,胃里热乎乎,身上暖洋洋,越吃越想吃,越吃越好吃,似乎一个烤红薯吃下肚,便赶跑了冷,驱走了寒,让冬天里有了温度,有了信心,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我是农家的孩子,难忘童年的一些往事。小时候我就是个懂事的孩子,上小学回来常帮母亲烧火做饭。那时农村做饭,用的是泥砖砌筑的整体锅灶,生炭火底,用风箱推拉。冬季的一天,我想吃烤红薯啦,就自己生着火,把红薯放到炭火底周围,呼噜呼噜使劲拉风箱,炭火底烧得通红通红,火苗烧烤着

着他的音乐哼唱,大爷一把搂住我不停地说“达瓦里希”。我和大爷因为音乐成为很好的朋友,我请他喝酒,他灌我伏特加。有时,俄罗斯大爷会抽着烟,用很拗口的中文说:“我不喜欢俄罗斯的旗,我喜欢你们的红旗。”我掏出手机播放《钢铁洪流进行曲》给他听,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,我们就一起沉默着听。

在去外地谋生之前,我从来没有觉得普通话有多么重要。在家乡时,无论是说运城话还是普通话,我都能很顺畅地和人都沟通。但是在很多年前,当我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一些偏远地区时,才发现我真正的是地大物博方言多,一个村子里能有一个人可以听懂普通话就很不容易了,而且那个人大概率会拥有一台收音机。在陌生的山区里,语言沟通又有障碍,我就拿出随身携带的收音机,和当地的老乡们围坐在一起,大家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,彼此间的距离忽然就没有那么远了。在电视机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前,收音机的电波就已经翻山越岭把相距千里的人们凝聚在一起,通过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音乐与共同的情感。

也许以现在的角度来看,收音机里的内容覆盖面太大,对于个人来讲很多信息也不怎么合胃口,但是在我看来,这反而是电台节目在这个自媒体大爆炸的年代里最大的优势。各式各样的不良自媒体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受众的关注点,通过无原则地迎合受众,输出情绪,博得关注,赚取流量,往往没有正确的观点。这种“信息茧房”越发严重的现象是可以透过类似电台、报刊这样的传统媒体来遏制引导的,或许其中一些信息和观点可能会与受众个人的看法产生分歧,但是其节目的下限是有保证的,也能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,看到不同的风景,得到不同的观念。毕竟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是复杂的、多元的。

现在的我或许已经没有了站在屋顶看星空的心境,但我还是要把收音机从角落里拿出来,轻轻擦拭,再打开,不光为难忘的美好回忆,也使得自己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不去“作茧自缚”。